

席慕蓉

七里香

七里香

席慕蓉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里香 / 席慕蓉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9
(席慕蓉诗集)

ISBN 978-7-5063-9081-1

I. ①七… II. ①席… III. ①诗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1442 号

版权所有© 席慕蓉

本书版权经由圆神出版社授权作家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七里香

作 者: 席慕蓉

出 品: 语可书坊

策 划: 张亚丽

责任编辑: 秦 悦

特约编辑: 姬小琴 裴 岚

装帧设计: 于文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8

字 数: 150 千

印 张: 5.5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081-1

定 价: 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前言

《七里香》是我的第一本诗集，初版于1981年7月。2000年3月，台北的圆神出版社以精装本印行至今。

现在，很高兴能与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合作，同时出版从《七里香》到《我折叠着我的爱》共六本诗集。为了保持原貌，书中的所有序文都没有更动，从文后注记的日期里，可以看见，时光层叠，这一册素朴的诗集，也有了岁月的痕迹了。

慕蓉写于2009年盛夏

席慕蓉

祖籍内蒙古，出生在四川，童年在香港度过，成长在台湾。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，赴比利时深造。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。专攻油画，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奖，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，1968年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及1987年台湾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。

曾在国内外举行十余次个人画展。出版有诗集、画册、散文集及选本等五十余种。曾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油画及素描专任教授。现为专业画家，并为内蒙古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宁夏大学、南通工学院、呼伦贝尔学院、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六校的名誉（或客座）教授。亦是内蒙古博物院荣誉馆员及鄂温克族、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。

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在蒙古国、美国及日本都已有单行本出版发行。



石门画室 1978年 刘海北 摄

前后有十年时间，住在桃园石门的乡下。在家屋对面，我还有间小平房作为画室，夜里，哄孩子入睡之后，我就会去画室工作……

生命因诗而苏醒

——新版序

散落在四处的诗稿，像是散落在时光里的生命的碎片，等到把它们集成一册，在灯下初次翻读校样之时，才惊觉于这真切的全貌。

终于知道，原来——

诗，不可能是别人，只能是自己。

这个自己，和生活里的角色不必一定完全相称，然而却绝对是灵魂全部的重量，是生命最逼真精确的画像。

这是我为我的第四本诗集《边缘光影》所写的序言全文，出版时间是一九九九年五月，离上一本诗集《时光九篇》的出版，已经有十二年之久。

时光疾如飞矢，从我身边掠过，然而，有些什么在我的诗里却进行得极为缓慢。

这十二年之间，由于踏上了蒙古高原，从初见原

乡的孺慕和悲喜，到接触了草原文化之后的敬畏与不舍；从大兴安岭到天山山麓、从鄂尔多斯荒漠到贝加尔湖，十年中的奔波与浮沉，陷入与没顶，可以说是一种在生活里的全神贯注，诗，因此而写得更慢了。

但是，要等到把这十二年之间散落在各处的诗稿都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的诗即使写得很慢，却依然忠实地呈现出生命的面貌，今日的我与昨日的我，果然距离越来越远，因此而不得不承认——

我们曾经有过怎么样的时刻，就会写出怎么样的诗来。

但是，但是，在这逐渐而缓慢的变动之间，有种特质却又始终如一。

在写了出来或者没能写出来的诗行里，有些什么若隐若现，不曾改变，从未稍离。

此刻来为新版的《七里香》和《无怨的青春》校对之时，这种感觉更是特别强烈。

《七里香》是我的第一本诗集，初版于一九八一年七月。《无怨的青春》是第二本，初版于一九八三年二月，离现在都快有二十年了。中间偶尔会翻动一下，最多只是查一两首诗的写作日期，或者影印一些给别人当资料。这么多年来，除了为“东华”和“上海文艺”出选集的时候稍为认真地看一看之外，从来没像此刻这样逐字逐行逐页地重新检视，好像重新回

到那已经过去了的时光，那些个曾经多么安静和芳香的夜晚，在灯下，从我笔端从我心中，一首又一首慢慢写出来的诗。

这些诗一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，也由于它们，才能使我看到自己。知道自己正处在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，所有繁复的花瓣正一层一层地舒开，所有甘如醇蜜、涩如黄连的感觉正交织地在我心中存在。岁月如一条曲折的闪着光的河流静静地流过，今夜为二十年前的我心折不已，而二十年后再回顾，想必也会为此刻的我而心折。

——《七里香》第192页

果然是这样。

在接近二十年之后的此刻，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些诗，恍如面对生命里无法言传去又复返的召唤，是要用直觉去感知的一种存在，是很难形容的一种疼痛，微颤微寒而确实又微带甘美的战栗；而在这一切之间，我终于又重新碰触到那几乎已经隐而不见、却又从来不曾离开片刻的“初心”。

初心恒在，依旧素朴谦卑。

我一直相信，生命的本相，不在表层，而在极深极深的内里。

不管日常生活的表面是多么混乱粗糙，在我们每

个人内心最幽微的地方，其实永远深藏着一份细致的初心——那生命最初始之时就已经拥有的，对一切美好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。

诗，就是由此而发生的。

少年时第一次试着写诗，是在读了“古诗十九首”之后，那种惊动，应该是对文字的启蒙。诗并不能成段落，都留在初中二年级的日记本里了，是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事。

而在我诗集中最早的一首诗《泪·月华》，写成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，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刚开始不久。

从一九五九到一九九九，四十年间，虽然没有中断，写的却不能算多，能够收进这四本诗集里的诗，总数也不过只有两百五十二首而已。

时光疾如飞矢，从我身边掠过，然而，在我的诗里，一切却都进行得极为缓慢。

这是因为，在写诗的时候，我一无所求。

我想，这是我的幸运。因为我从来不必以写诗作为自己的专业，因此而可以离企图心很远很远，不受鞭策，不赶进度，更没有诱惑，从而能够独来独往，享有那在创作上极为珍贵难得的完全的自由。

我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。因为，四十年来，在绘画上，我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受那企图心的干扰，从来也没能真正挣脱过一次啊！

当然，距离企图心的远近，和创作的品质并不一

定有关联。而且，无论是何等样的作品，完成之后，就只能留待时间和观赏者来做拣选，对作品本身保持永远的沉默，是一个创作者应该有的权利和美德。

不过，在这篇序言的最后，我还是要感谢许多位朋友，谢谢他们给我的鼓励 and 了解。

我要谢谢大地出版社的姚宜瑛女士，我的第一和第二本诗集都在大地出版，十几年的合作非常愉快。姚女士给我的一切，是一定要深深道谢的。

谢谢晓风，愿意引导我。

谢谢七等生和萧萧，两位在十几二十年前就为我写成的评论长文，这次才能郑重放进书中，重读之时，更能领略到其中的深意。

谢谢简志忠先生和圆神的工作伙伴，让新版的两本诗集能有如此美好的面貌。

还要谢谢许多位在创作上给了我长远的关怀和影响的好朋友。

更要谢谢我挚爱的家人。

最后，我也要谢谢在中文和蒙文世界里的每一位读者。

我的文字并没有那么好，是你们自身的感动给它增添了力量和光泽；我的世界原本与众人无涉，是你们诚挚的共鸣，让我得以进入如此宽广辽阔的人间。

我从来不知道，仅只是几本薄薄的诗集，竟然能够得到如此温暖的回响。

这十几年来，在我个人的生命里，因着诗集的出版而得以与几百万的读者结缘，不能不说是一件奇遇。

有时候，在一些没有预知的角落，常会遇见前来向我致意的读者。在最初，我常常会闪躲，觉得不安。但是，慢慢地，经过多年以后，我终于领会了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，在心灵最幽微的地方，我们都拥有一颗素朴和谦卑的初心。

那么，就相对微笑吧，不必再说些什么。我们都能明白，不管生活的表象是多么混乱粗糙，也没有分什么性别和年龄，在提起笔和翻开书页的时刻里，除了诗，我们真的一无所求。

在心灵最幽微之处，生命因诗而苏醒。

二〇〇〇年的初始，写于淡水画室

江河

张晓风

一、一个叫穆伦·席连勃的蒙古女孩

猛地，她抽出一幅油画，逼在我眼前。

“这一幅是我的自画像，我一直没有画完，我有点不敢画下去的感觉，因为我画了一半，才忽然发现画得好像我外婆……”

而外婆在一张照片里，照片在玻璃框子里，外婆已经死了十三年了。这女子，何竟在画自画像的时候画出了记忆中的外婆呢？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讯息呢？

外婆的全名是孛儿只斤光濂公主，一个能骑能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，属于吐默特部落，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。她老跟小孙女说起一条河（多像《根的故事》！），河的名字叫“西喇木伦”，后来小女孩才搞清楚，外婆之所以一直说着那条河，是因为——一个女子的生命无非就是如此，在河的这一边，或者那一边。

小女孩长大了，不会射、不会骑，却有一双和开

弓射箭等力的手——她画画。在另一幅已完成的自画像里，背景竟是一条大河，一条她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的河——“西喇木伦”。一个人怎能画她没有见过的河呢？这蒙古女子必然在自己的血脉中听见了河水的淙淙、在自己的黑发中隐见了河川的流泻，她必然是见过“西喇木伦”的一个。

事实上，她的名字就是“大江河”的意思，她的蒙古全名是穆伦·席连勃，但是，我们却习惯叫她席慕蓉，慕蓉是穆伦的译音。

而在半生的浪迹之后，由四川而香港而台湾而比利时，终于在石门乡村置下一幢独门独院，并在庭中养着羊齿植物和荷花的画室里，她一坐下来画自己的时候，竟仍然不经意地几乎画成外婆，画成塞上弯弓而射的孛儿只斤光濂公主，这期间，涌动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？

二、好大好大的蓝花

两岁，住在重庆，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金刚坡，记忆就从那里开始。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，老是走不稳，却又爱走，所以总是跌跤，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。她常常从山坡上滚下去，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，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拨看，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，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经验。有时

候她跌进一片森林，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，但对小女孩来说却是森林。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，静静的池塘边一个人也没有，她发现了一种“好大好大蓝色的花”，她说给家人听，大家都笑笑，不予相信，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几年。直到她上了师大，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，忽然在池边又看到那种花，像重逢了前世的友人，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，教授回答说是“鸢尾花”，可是就在那一刹那，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。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，它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、规规矩矩的花，而不再是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、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。

如何一个小孩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池塘边窥见一朵花的天机，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召唤？三十六年过去，她仍然惴惴不安地走过今春的白茶花，美，一直对她有一种蛊惑力。

如果说，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，也是对的。一九四九，世难如涨潮，她仓促走避，财物中她撇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“舍利子”，却把新做不久的大窗帘带着，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起来，十分美丽。初到台湾，母亲把它张挂起来，小女孩每次睡觉都眷眷不舍地盯着看，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宗教、更为庄严的，如果它那玫瑰图案的花边，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話。

三、十四岁的画架

别人提到她总喜欢说她出身于师大艺术系，以及后来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艺术学院。但她自己总不服气，她总记得自己十四岁，背着新画袋和画架，第一次离家，到台北师范的艺术科去读书的那一段。学校原来是为训练小学师资而设的，课程安排当然不能全是画画，可是她把一切的休息和假期全用来作画了，硬把学校画成“艺术中学”。

一年级，暑假还没到，天却白热起来，别人都乖乖地在校区里画；她却离开同学，一个人走到学校后面去，当时的和平东路是一片田野，她怔怔地望着小河兀自出神。正午，阳光是透明的，河水是透明的，一些奇异的倒影在光和水的双重恍动下如水草一般的生长着。一切是如此喧哗，一切又是如此安静，她忘我地画着，只觉自己和阳光已浑然为一，她甚至不觉得热。直到黄昏回到宿舍，才猛然发现，短袖衬衫已把胳膊明显地划分成棕红和白色两部分。奇怪的是，她一点都没有感到风吹日晒，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那天下午她自己也变成太阳族了。

“啊！我好喜欢那时候的自己，如果我一直都那么拼命，我应该不是现在的我！”

大四，国画大师溥心畲来上课，那是他的最后一

年，课程尚未结束，他已撒手而去。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师，到师大来上课，从来不肯上楼，学校只好将就他，把学生从三楼搬到楼下来。他上课一面吃花生糖，一面问：“有谁做了诗了？有谁填了词了？”他可以跟别人谈五代官制，可以跟别人谈四书五经、谈诗词，偏偏就是不肯谈画。

每次他问到诗词的时候，同学就把席慕蓉推出来，班上只有她对诗词有兴趣，溥老师因此对她很另眼相看。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，他们同属于“少数民族”，同样具有溥老师的那方小印上刻的“旧王孙”的身份。有一天，溥老师心血来潮，当堂写了一个“璞”字送给席慕蓉，不料有个男同学斜冲出来一把就抢跑了——当然，即使是学生，大家也都知道溥老师的字是“有价的”——溥老师和席慕蓉当时都吓了一跳，两人彼此无言地相望了一眼，什么话也没说。老师的那一眼似乎在说：“奇怪，我是写给你的，你不去抢回来吗？”但她回答的眼神却是：“老师，谢谢你用这么好的一个字来形容我，你所给我的，我已经收到了，你给我那就是我的，此生此世我会感激，我不必去跟别人抢那幅字了……”

隔着十几年，师生间那一望之际的千言万语仍然点滴在心。